



一代名将

许世友

下

孙晓 宋梅/编著

黄河出版社

一代名将许世友，他豪爽耿直，忠厚侠义；勇猛无敌，他性格刚烈，脾气暴躁……本书即描写了他勇冠三军，善打恶仗，征战山东，决胜齐鲁的军旅生涯，也记录了他与张国焘、毛泽东之间，领袖与名将的恩怨。即描述了他拜师求艺，少林苦修，除恶扬善的故事与传说；也介绍了他婚姻情感及嗜好的私人生活。

（国内首部全面、客观、公正的描写许世友传记文学作品）

第一輯
紀念

許世友



許世友（1905—1992），安徽六安人。192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，1928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。1930年加入中國國民黨，1931年參加淞滬戰爭。1934年參加中央蘇區第五次反“圍剿”戰爭。1935年參加長征，1936年參加西征。1937年參加抗日戰爭，1938年參加台兒莊戰役。1940年參加百團大戰。1945年參加解放戰爭，1949年參加渡江戰役。1950年參加抗美援朝戰爭。1955年授大將軍銜。1966年授上將軍銜。1978年授上將軍銜。1985年授上將軍銜。1992年12月1日在北京逝世。

一代名将 许世友

孙晓 宋梅 / 编著

黄河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:程鹏 封面设计:李栋设计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代名将许世友/孙晓,宋梅编著.-济南:黄河出版社,2004.2
ISBN 7-80152-542-6

I.一... II.①孙... ②宋... III.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 IV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3746 号

书名 一代名将许世友
著者 孙晓 宋梅
出版 黄河出版社
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
(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)
印刷 人民美术印刷厂
规格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20 印张 380 千字
版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
印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—10000 册
书号 ISBN 7-80152-542-6/I·117
定价 42.80 元(上、下册)

第五章

勇冠三军 善打恶仗

许世友1926年8月开始他的军旅生涯，1927年革命陷入低潮时入党，同年11月参加著名的黄麻起义，此后开始了他在革命军队的征战生涯。他历任班长、排长、营长、团长、副军长兼师长、军长、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，参加了鄂豫皖苏区、川陕苏区的数次反围剿和长征。在其一生中，曾七次参加敢死队，两次担任敢死队长，四次负伤，亲历、指挥大战、恶战无数。

1934年在川陕苏区反国民党反动派“六路围攻”时，他指挥了万源保卫战，他以与阵地共存亡的气概，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，用三个团的兵力，打垮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，坚守城池达三个月之久，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。1935年下旬，在长征途中，他指挥了“包座”攻坚战，激战两昼夜，将守敌全歼，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。



□麻城起义

抗日战争开始不久，许世友随朱德总司令出师太行山，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斗争。1938年10月，他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。同年年底，在刘伯承、邓小平指挥下进军冀南。1939年2月上旬，他和旅长陈赓在威县以南香城固地区，以预伏的方式，诱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，毙敌大队长以下200余人，生俘8人，给日寇以沉重打击。1940年9月，他调任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，同日、伪、顽在渤海之滨和清河两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。1941年春，他指挥胶东地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，横扫敌伪，开辟了胶东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。1942年2月，他任山东纵队参谋长。同年10月起，任胶东军区司令员，带领胶东军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，发展壮大人民武装，粉碎日、伪军频繁的“扫荡”和蚕食，打得敌人心惊胆寒。1945年春，他率部讨伐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，克万第、战左村、席卷五龙河两岸，清除了胶东抗日的障碍。许世友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许世友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、东线兵团(后称山东兵团)司令员、山东军区副

司令员、司令员、常务副书记、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。1947年上半年,他在陈毅指挥下,率部参加了莱芜、孟良崮等重大战役。同年8月,他和谭震林一起,指挥四个纵队又两个师,接连取得胶东保卫战和张(店)周(村)、昌(乐)潍(县)、兖州诸战役的胜利,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。1948年9月,他和谭震林、王建安一道,按照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的部署,指挥部队经八昼夜激战,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城,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,基本上解放了山东省,使华东、华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。

在长达20余年的革命战争中,许世友南征北战,战功卓著,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,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,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。

麻城,是许世友的故乡,也是他拿起刀枪,参加革命武装,正式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的地方。

1927年,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。这股腥风很快刮到大别山区,逃跑到新集的土豪劣绅以为反扑的时机已经成熟,便纠集了“红枪会”、“白枪会”、“黑枪会”、“孝子会”、“扇子会”等各种反动武装共一万余人,向乘马、顺河等地发动了猖狂进攻。

这帮匪徒打到乘马岗一带后,屠杀农会干部,迫害革命群众,捣毁农民协会,抢东西,拉耕牛,毁青苗,烧房屋,真是无恶不作。在匪徒们的蹂躏下,充满生机的麻城北乡一时变得阴风惨惨,妖雾沉沉,到处是凄惨的哭声,遍地是焦黑的灰烬。接着匪徒们又从乘马岗南犯,经过一路烧杀,于4月底包围了麻城县城,狂妄地

叫嚣要“血洗麻城”。

4月23日，顺河乡村口。

4月，正是阳春时节，地里的庄稼都长起来了，河边的大柳树轻轻拂动着柔细的长长的枝条。

大柳树下，几架风箱正在呼呼地煽动着，这边两个大小伙子一边拉风箱，一边往锅底下续柴火。柴火上边架着一口大锅，锅里的桐油咕咕咚咚地冒着气泡。那边熊熊的火炉里，铁匠师傅正在铁砧上打造弯刀和长矛，乡村收集的一点点废铜烂铁打造不了多少兵器，可是许世友有办法，他带领着大炮队的队员，用自己打造的刀将一根根竹子削尖，然后再把竹签放到桐油里炸，这样的竹签便有了剧毒，是一种很厉害的兵器。

近几天，城里的风声越来越紧了，四里八乡不断传来坏消息，据说那些反动武装很快就要打过来了。

为了自卫，在党的组织下，七里、紫云、乘马、顺河等六个乡的青壮年成立了农民义勇队，为了发挥许世友勇猛善战的长处，义勇队特意成立了一个炮队，由会些拳脚的精干的小伙子组成，许世友任炮队队长。

说是炮队，其实一门炮也没有，许世友掂着自己的大弯刀想：光自己抡大刀觉得痛快不行，要战胜敌人，就要有武器，就要把自己武装起来。

可是到哪儿才能搞到武器呢？

许世友很快就想到了福田河镇。

这个镇子虽说规模不大，可是反动政府在这里设了税局和盐卡，还有一帮子拿枪的盐警，这些家伙们平时不干好事，经常假借收税过卡的机会敲诈勒索，搜刮

民脂民膏。

许世友想起了那个盐警队的队长，那家伙整天歪戴着军帽，军帽下面是一颗光溜溜的大脑袋，外号叫“彭大头”，他不但不管束他的手下，有时反而变着法子折腾老百姓，乡亲们都恨透了他。

对，就拿他们开刀。既平了民愤，还能搞到武器，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。

算准了日子，许世友亲自布下了八卦阵，单等捉那彭大头。

天到晌午，远处果然稀稀拉拉来了几个兵，只见他们一个个倒背着枪，嘴里叼着烟卷，哼着乡村小调，摇摇晃晃地向镇道口的卡子走来，为首的一个又高又瘦，帽子好像是顶在头上的，他就是臭名远扬的“彭大头”。

许世友一看彭大头出来了，顿时心花怒放，心里想等的就是你，这真是命里的造化，看来他的小命真是活到头了。

按照早就布置好的计划，许世友给伙伴们使了个眼色，当先挑着一捆柴草迎了上去，一边走，一边喊：“老总，买柴喽！”

许世友走到卡子口前，两个盐警拦住了他。

盐警：“哎哎，小子哎，拿税钱，交了税钱再走啊！”

许世友装出一副苦相，对盐警说：“老总，你瞧瞧，这古往今来，哪有向卖柴火的收税的？”

“你小子还嘴硬，卖柴草当然要交税，看来以前是让你小子漏网了，少交了多少税，行啊，小子，这回补

齐吧！”

许世友一边拖延着时间，同时吸引着敌人的注意力，大炮队的队员们手持钢刀，从四下里悄悄围上来了。

“哪个身上有钱哪，不信，你们就搜搜。”许世友放下柴火担子，张开两手，彭大头果真把脑袋探了过来。

就时迟那里快，炮兵队的队员们发现敌人的注意力都被许队长吸引过去了，立刻包抄上来。

彭大头果然是个老兵痞，他听到动静，回头一见情形不妙，立刻端起枪来，哗拉一声上了子弹，正想喊什么，身后的许世友举起一根木棍，照着他的脑袋就劈下去，许世友的这一劈可是有千斤之力，彭大头哼都不哼一声，身子一歪就倒了下去，脑瓜子上红的白的都流出来了。

彭大头这一死，其他的盐警都吓傻了，他们整天赖吃赖喝，哪见过这阵仗，许世友手持血棍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如同地狱的煞神一般，腿顿时都软了，跪在地上，乖乖地交了枪。

许世友和队员们扛着四支钢枪，押着三个盐警，高高兴兴地回到顺河乡。

乡亲们一见许世友得胜回来，高兴地呼拉拉围来，有的对钢枪赞不绝口，有的对盐警训斥怒骂。乡主席裴玉亭笑着对许世友说：“好啊，黑伢子，有了这真家伙，什么红枪会白枪会的，咱们谁也不怕啦！”

自从六乡自卫队有了钢枪，那些民团乱匪就不敢轻易再到顺河乡来闹事了，趁着这个时机，许世友带



农民自卫队没有足够的枪支,很多队员都是用长矛、红缨枪作武器。

着自卫队员开始了大练兵,春去夏来,自卫队员们忙完农活后,便自动来到打谷场上,脱下衣服,甩开膀子就练起来,几十个小伙子有的耍大刀,有的练刺枪,有的练对打,还有的扭在一起练摔跤,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都围在一边看,一些调皮的孩子也在场中跑来跑去,鼓掌加油,把个练兵场搞得热火朝天。

夏日的一天,天过半晌,许世友和几名自卫队员刚刚下工来到练兵场上,突然看到北山祖师殿方向接连响起了三声号炮,接着冒起了滚滚的浓烟。

不好,这是紧急报警信号,说明北山有情况。

号炮就是敌情,浓烟就是命令。

许世友一挥手,大喊一声:“北山有情况,快去北

山。”

自卫队员放下农具，拿起武器，跟着许世友纷纷向祖师殿方向跑去。

北山山高四百多米，因为山头建有祖师殿而得名，这座山虽然算不上雄伟，山势却十分险峻，峭壁耸立，山路狭窄，是保护六乡、抵御反动地主武装的天然屏障。

为了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形地貌，许世友组织乡亲们在山头上修了工事，还派了监视哨，在山头上昼夜站岗。

当许世友带着十几名自卫队员冲上山头的时候，哨兵小田急急忙忙地对许世友说：“许队长，快看，白枪会。”

许世友朝山下一望，顿时吸了一口冷气，原来是福田的地主武装和白枪会的会徒，大约有八百多人，拿着土枪刀剑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已经爬到半山腰了。

原来，福田的老财们把六乡的自卫队视做眼中钉，肉中刺，恨不得一口将他们吞掉，可是又忌惮他们手里的枪，所以一直没敢轻举妄动。后来，他们勾结白枪会，企图利用偷袭，将自卫队打垮。

许世友看了一眼身边，虽然只有二十几个人，可是个个都是好小伙子，许世友大声吆喝着：“好嘛，咱们没找他，他们到跑到门上送死了，弟兄们，搬石头，往下扔，砸死这些白匪狗子。”

自卫队员们立刻放下手里的武器，抱起一块块早就准备好的山石，朝山下丢去。莫小看这一块块山石，虽然它们块头并不很大，也不会爆炸，可是从山头急速

滚下,越滚越快,声势骇人,更兼它们顺坡乱蹦,碰头者死,擦身者伤,几十块石头一块滚落,那威势就大得不得了。

民团和白枪会的匪狗子一见,顿时七魂吓走了三魄,一个个躲在大树后边或者石崖下边,再不敢往前拱了。

可是,山上积攒的石头并不是很多,头几拨石头扔下去之后,后面的石头跟不上,所以很快就丢完了。敌人一看山上不丢石头了,又吆吆喝喝地往山上爬。

许世友这会儿有点急了,山上的弟兄,只有自己有一杆枪;其余的都是大刀长矛,要是让敌人攻上来,寡不敌众,那就糟了。

此刻,许世友把钢枪交给身边的石柱子,说:“你开枪,对着前面领头的打。”自己拿起自己的大砍刀,威风凛凛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怒视着敌人。

在敌人必经的道路
设置古老的滚木擂石。



山半坡的一个敌人喊：“快上啊，他们没有石头啦！”

石柱子瞄准了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那个家伙应声倒下。周遭的敌人吓了一跳，立刻伏在地上不敢动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民团中有一个当官模样的拿着匣子枪，对卧倒的民团队员们威胁着说：“快往上上，胆小怕死的，我就这崩了他。”

在他的威逼下，民团队员们又朝山头爬来。

虽然石柱子的冷枪不断放着，可是枪里仅有十发子弹，一会儿子弹就光了，眼看着敌人潮水般涌上来了。许世友啐了口唾沫，猛地跳下巨石，在敌人面前抡起大刀，横砍竖劈大杀起来。

敌人开始被许世友悍不畏死的劲头吓坏了，调头想跑，可是后来发现山头上人不多，就又壮起胆子，和自卫队员们纠缠起来。

正在许世友陷入苦战的当儿，后面突然出现了红旗队和震天动地的锣鼓声，原来是乡主席裴玉亭带着自卫队的大队人马杀了上来。

许世友一看援兵到了，顿时勇力倍增，如同猛虎般在敌群里大砍大杀。

民团里有个巫师，还在后面念咒：“昆仑山，缠硬体，观音赐的金钢体，金钢体，肚练气，能挡刀枪能防戟……”

许世友冲到他面前，怒骂一声：“去你的金钢体吧！”

只见手起刀落，那个巫师的人头如石头般滚下山

去。

巫师一死，身旁的匪徒们顿时都泄了气，丢下刀枪，掉头就跑。

这时候，山头上的钢枪、鸟统、松树炮，一起怒吼起来，朝着敌人的大队猛轰。

敌人这下沉不住气了，整个敌阵乱了套，人人只恨自己少长了两条腿，夺命般地往山下跑。

许世友一看情形，大喝一声：“弟兄们，追啊，别让敌人跑了。”

山上红旗挥动，自卫队的乡亲们拿着长矛大刀，哇哇喊叫着追下山去。

这一仗，消灭了敌人二百多，还抓了一百多个俘虏，缴获了6支钢枪。

附近的民团和白枪会被许世友的大刀砍怕了，谁也不敢再到顺河乡来闹事了。

祖师殿大战后，黄麻六乡的农民武装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发展，尤其是许世友率领的炮队，威名远播。附近村县的民团和什么白枪会、红枪会的地主武装，一听许世友的名字，就心里发毛。此后，许世友带领他的炮队和自卫队员，多次配合县自卫军，在杨泗集、破寨岗、癞痢寨等地与地主武装作战，许世友的炮队在许世友的领导下，人人奋不顾身，英勇杀敌，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，县大队还从许世友的炮队里调走了五名骨干和六支钢枪。

正当革命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时候，随着武汉汪精卫的叛变革命，反革命的浊流又一次铺天盖地地

袭来,地主武装在国民党“清共肃共”的正规军的支持下,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,一时之间,白色恐怖又笼罩大地。

这年农历七月,逃亡到新集的西张店大恶霸王芝庭,当上了民团团长,他纠集了地主武装5000余人,杀了回来,企图变天,恢复以前他在乘马岗地区的统治。

中共麻城县委得知这一情况后,立刻派人通知了六乡自卫队。

当时,六乡自卫队的情况并不是很好,革命的低潮影响了很多人的革命热情,他们觉得大革命失败了,想丢下武器,回家种地去。有的开了小差,有的虽然人在队里,但操练习武的热情已经消失了。

许世友看到这种情况,心里非常着急,他几次召开骨干会,给大家鼓劲,讲革命的道理。他说:“一年多来,咱们这些泥腿子站起来了,说话响了,腰杆硬了,地主老财不敢欺负咱们了,为什么?还不是因为咱们有枪杆子,有刀把子,如果我们自己顾自己,咱们的队伍散了架,地主民团打过来,还不是一个个的等死?干革命就要有牺牲,不死就要跟着共产党干,枪杆子、刀把子咱们不能松,要翻身,只有一条路,跟敌人拼到底。”

在他的宣传鼓动下,炮队不但没有散摊子,反而比以前更壮大了。

面对来势凶猛的王庭芝部,许世友虽说是个粗人,但他知道跟敌人打仗不能蛮干,要善用计谋。

许世友仔细了解了敌人进军的路线后,决定充分